2024年2月22日 星期四
值班主任:王霞 主编:吴宗绩 校对:王明当
网上新闻:http://www.danzhou.gov.cn
今日儋州

纸短情长

裹在元宵里的母爱

■ 冯翀

每年到了春节前夕,餐桌上都少不了母亲做的大鱼大肉,虽然美味,但每次我只要多吃几口,娇惯的肠胃便会发起抗议,严重的时候还需吃药去医院才能缓解。每到这时,母亲便着手准备做我最爱的元宵了。

都说“南汤圆北元宵”,而在北方的元宵种类中,以滚出来的元宵为最佳。村子里,一些元宵加工作坊大多是用机器来制作元宵的,但我认为,母亲用纯手工的“滚法”滚出来的元宵,才是最合我心意的。

滚元宵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,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材料。母亲往往会提前去集市上买来糯米、黑芝麻、核桃仁、花生、冰糖、白糖,还要把大号的簸箕刷净晾干备用。磨糯米粉和做馅料这两道工序,往往也需要提前进行。

一般腊月里的集市上,就有摊贩开始卖糯米了。儿时我最喜欢跟着母亲赶集,我就像跟屁虫一样尾随在母亲身后,穿梭于人群中。集市上的摊贩大多是按区域划分,这一片是卖菜的,那一片是卖衣服的,诸如此类。到了集市后,母亲径直走向卖米面粮油的区域,只见她一眼掠过排成行的米袋,便会直接走向中间的袋子,母亲从中舀出一些糯米,颠了颠,便决定买这一袋米。有时我心中还嘀咕,难道不需要好好挑一挑、比一比吗?后来才知道,有经验的主妇们,往往一眼就能挑选出优质的糯米来。

糯米买来,需要浸泡在大盆里进行淘洗,然后再打捞出来,放在筛子上控干水分,之后在石碾子上进行碾压。石碾子是爷爷家以前做豆腐留下来的老物件,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。放好糯米后,母亲转动石碾子,伴随着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,湿乎乎的糯米粉便出现了。再将这些粉倒在细筛上过滤,用不了多久,细如丝白如雪的糯米粉就诞生了。

制作馅料也是个技术活。只见母亲把芝麻、花生分别倒入炒锅中进行煸炒,火候也是极其讲究的,火大了,味道太重,火小了,香味出不来。母亲每次翻炒得都恰到好处。芝麻花生出锅之后,放在案板上晾凉,再用擀面杖碾碎,同时也要将事先准备好的核桃、冰糖碾成碎,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个盆里,搅拌均匀。

做馅料最后的步骤是用白糖熬糖稀,把熬好的糖稀浇在这个盆里。慢慢地,原料黏在一起,母亲便把它们放入一个木制模子里进行碾压。等压成形后,脱模、晾凉、刀切,一个个芝麻花生核桃馅便出炉了。

有时候,还没等到母亲把原料装进模子,扑面而来的香味就招出了我体内的馋虫,实在忍不住了,我就会用勺子舀一点塞嘴里,吃得我眉梢嘴角、衣裳头发都是香香甜甜的。

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我颇为期待的滚元宵环节了。母亲将一块块的馅料过水,放在装有糯米粉的簸箕里摇滚,滚一遍,过一道水,再滚一遍,再过一道水。那些穿上白外套的馅团子,像一个个淘气的小娃娃,在簸箕里翻着跟头、打着滚,有趣极了。滚呀滚呀,元宵就像雪球一样,越滚越圆、越滚越大。

我最爱吃母亲纯手工滚出来的元宵,和买的现成的元宵、汤圆相比,煮好的滚元宵珠圆玉润,吃起来有嚼劲,不粘牙,香甜软糯,就连汤汁都是黏稠滋润的,美味极了。

滚元宵虽美味,制作却相当繁琐,但幼时的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才刚进腊月,我就天天追着母亲问:“什么时候吃滚元宵呀?到底什么时候吃滚元宵呀?”每每这时,母亲便笑笑捏我的鼻子,说道:“真是个小馋猫!”

后来,我和弟弟报考了南方的大学,毕业后也都留在了外地工作,有时元宵节也难以回家团聚。怕母亲手工滚元宵麻烦,我便提前电话里叮嘱她,直接去超市里买几袋汤圆得了。母亲每次都爽快地应允着,可每次回到家,又都能看到桌上摆放的热气腾腾的汤碗,碗里是熟悉却久违的滚元宵。吃着母亲滚的元宵,热气扑面,润湿眼眶。

滚元宵用的簸箕依旧立在墙角里,虽被母亲刷洗得干净整洁,却也掩盖不住多年使用的痕迹。母亲就是用这样一个簸箕,年复一年地滚着元宵。那何止是一颗颗元宵啊,而是对子女深切厚重的爱!

史海钩沉

东坡湖怀古

■ 韩江波

东坡湖镶嵌在东坡书院的门前广场上,如今已经成了进入东坡书院游览的必经之地。这里有苏东坡的遗踪,在这里,东坡湖曾用它的恬然、朴实、幽静,解疗苏东坡那颗孤独、落寂、忧郁的心,抚平了苏东坡内心无数道伤痕,激发了苏东坡晚年的创作热情,苏东坡一生最后靓丽的转身、成功地“突围”,与它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走近东坡湖,展现在我们面前的,与其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湖,不如说是一幅风光旖旎、朴实无华的田园画卷。它徐徐地展开在东坡书院的面前。站在湖边,只见树木葱茏,繁花点点,环绕着一湖清浅碧绿的秀水,水榭亭台掩映在翠树丛中,让秀美的景观平添了几分韵味。湖面上,波光潋滟,满是簇拥在一起的荷花,翠绿的荷叶,亭亭玉立,在微风吹拂下,轻轻摇摆着婀娜的身子,犹如仙子一般,迎接八方来客;在花开时节,素洁的荷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,混杂着泥土的芬芳,沁人心腑,令人赏心悦目,心旷神怡。连贯南北的曲桥横卧在湖面上,矫健的倒影宛如扭动身子的长龙,搅动了一湖清静;沿着曲桥行走,披着一身清幽的芳香,七转八拐,来到东坡书院山门前,迎面看到的是伫立在门前的一株显得苍老古朴的大树,还有山门上方的“东坡书院”几个大字。

据考证,这株垂暮之年的古树,名叫“滑桃树”,属大戟科乔木,主要分布于亚洲南部、东南部热带地区和我国云南、广西、海南。它是儋州的“老市长”陈荣选亲手栽种的。明万历二十三年(1595)陈荣选任儋州知州,历时五年。在任期间,捐资重建载酒堂,增建载酒亭、钦帅堂,刻钦帅泉碑,他对东坡书院发展建设的历史功劳,就像这株古老的滑桃树一样永远屹立在东坡书院。这样算来,古老的滑桃树已经有400多岁了,它见证了东坡书院的岁月沧桑。

山门上方匾额的“东坡书院”几个大字,沉雄强劲,有苏体风韵。落款是张绩。张绩是儋州人,清代嘉庆举人,曾历甘肃古浪、清水知县,后转任岷州知州、文县知县,有政声。无愧是深受过东坡遗风的熏陶,连书法都追随东坡的风格。张绩不仅是著名书法家,东坡书院里匾额的“载酒亭”“一代传人”也都是出自他的手笔,他还是儋州山歌能手,在民间有“歌王”的称号,至今他创作的一些山歌,还在民间传唱,成了儋州山歌的经典。

除此以外,东坡湖四周给人的感觉都是新鲜的,连东坡书院的山门也是10多年前仿民国二十三年(1934),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王定华全面重修东坡书院时的模样重建的。唯有古老的滑桃树和由张绩书写的“东坡书院”,才让人感到眼前的田园风光蕴含几分古朴沧桑的韵味。

东坡湖原本是黎子云别墅前的水系景观。绍圣四年(1097)七月,苏东坡贬居儋州,不久后在军使张中的引见下,到黎子云家中“坐客”,并被黎子云相邀在这里垂钓。苏东坡在居儋期间的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(并引)》诗中曾写道:“居临大池,水木幽茂。”“呼我钓其池,人鱼两忘返。使君亦命驾,恨子林塘浅。”那个时候,在苏东坡的眼里,这里仅仅只是“大池”、水比较浅的“林塘”。即便是这样,与杭州、惠州西湖有过不解之缘,站在长江边上高唱过“大江东去”的苏东坡,在内心深处依然对此感觉到非常亲近和满足。眼前的田园风光,以及在此“躬农圃之劳”“室迩人自远”的黎氏兄弟,不仅消融了苏东坡初到儋州时“淡然无一事,学道未至,静极生愁”的不适感,而且他还希望“借我三亩地,结茅为子邻。鴃舌尚可学,化为黎母民。”(苏轼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(并引)其二》),并在自己囊中羞涩的情况下,毅然参与“酿钱”造屋,建造载酒堂,以文会友,传播中原文化,北归时已经俨然把自己当作“儋耳民”了。

苏东坡真是个不可救药的“乐天派”。他说自己,“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。”他更为幽默风趣的说法是,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”如此率真可爱的苏东坡,我想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只要有事做,有人交往,能给他人快乐,就是医治他内心伤痛的灵丹妙药。有人说,是中国文化铸就了苏东坡的伟岸。然而,我们不可否认的是,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是苏东坡耸起了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,而这又与他在儋州“九死南荒”的“奇绝”经历密不可分。苏东坡因率真自适,所以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,洞察各领域,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,既汲取能量,又广施悲悯。也就是从在黎子云家“钓其池”这个时候开始,苏东坡找回了自己,“人不堪其忧,公食芋饮水,著书以为乐,时从父老游。”(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)仅仅居儋三年,他克服“资养所给,求辄无有”的困难,全然不顾政敌强加给自己的“贬官”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内心上的煎熬,给中国文化历史留下了丰硕辉煌的成果,而且文风“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”,受到了后人的推崇。

据当代苏学专家研究统计,东坡居儋作诗130首(其中“和陶诗”58首),词4首,文145篇(其中,杂记79篇,海外史论16篇,信札43篇,赋5篇,表2篇),以及学术著作《东坡书传》《东坡易传》《论语说》(俗称“三书”)。“和陶诗”和“三书”,被晚年的苏东坡视为平生骄傲,对此他非常自信。在儋州和遍陶渊明的诗后,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,“追和古人,则始于东坡。”“三书”写成后,他给友人的信中也说,“某凡百如昨,但抚视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三书,即觉此生不虚过。”并抚卷自言:“今世要未能信,后有君子当知我矣。”(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)。大文豪超越时空的预言,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。

更为重要的是,苏东坡以自身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璀璨夺目的文化影响力,自适随性的感染力,开化了一方,“转化其风俗,变化其人心”(王国宪《重修〈儋县志〉叙》),从此儋州乃至海南“听书声之朗朗,弦歌四起”(同上)。“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,讲学明道,教化日兴,琼州人文之盛,实自公启之。”(清·戴肇晨《琼台纪事录》)这是后世人们的共同心声。

东坡眼中“大池”,后来被人们称为“东坡塘”,苏东坡与这片水系景观永远地连在了一起。再后来,“塘”被人为地填了,变成了“田”,金波稻浪取代了“水木幽茂”,但人们还是习惯把这片水田称之为“东坡塘”。昔日的景观没了,儋州黎民百姓心中的苏东坡却永远不可能磨灭。大约10年前,这里又被重新开挖,并进一步扩大,成了如今的“东坡湖”。毋庸置疑,它肯定是无法与杭州的西湖、惠州的西湖比拟的,但毫无夸张地说,不论是风景还是规模,都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。大概人们知道苏东坡在杭州和惠州都偏爱西湖,在东坡居住过的儋州也应该有一个湖吧,让东坡高洁的灵魂永远尽享那份恬然、自适,不再受到颠沛的袭扰。

站在东坡书院山门石阶上,我引颈遥望,这时一阵清风吹过,湖中荷叶摇动,好似东坡缓步低吟走过,斜阳洒落一身黎庶装扮的身影……,卷起了阵阵荷韵馨香。

红尘随笔

幽幽玉兰香

■ 任随平

小区的玉兰花开了,像落了一树的雪。

有人在玉兰花虬曲的枝条下踱步,有人近前观赏这一树树打碎了的景泰蓝瓷片。打碎了的景泰蓝瓷片,落在枝头,沉甸甸的,每一片都细腻得让人心生怜惜。我真想伸手去摸摸这立起来的瓷片,又怕划伤了手指。

果真划伤了指尖,枝头该多出一页紫红的花片。

紫红的玉兰花多了一分贵气。白玉兰素雅,一朵朵白玉兰盛开在枝头,就是一朵朵打坐在枝头的莲花,白皙透亮,蕊里安坐着一个个吹弹可破的梦。那梦,碎裂开来,又是一朵莲。

江南的玉兰花开得早,三月中旬,就已开白了。诗人李渔说,世无玉树,请以此花当之。众花之开,无不忌雨。真是的,此花一开,就得急急赏玩,若是落过一场春雨,这瓷片便易碎。

车前子说,打碎的玉兰花瓷片上落着乌龙茶茶渍。

落着茶渍的玉兰花片真好。赏玉兰花当有一盏茶。

一盏茶,盈盈一握,而一树一树的玉兰花就站在窗外,大快朵颐的样子。我总觉得硕大的玉兰花开,不是开放,是开怀大笑。它们把隐藏在内心的话敞开胸怀说,说得大快朵颐。赏玉兰,就干脆搬一只木凳,安坐在树下,花就在头顶开放,手中的杯盏溢着茶香。茶香缕缕,清风几许,若是有一本旧书翻开在眼前,旧书的旧气跟着茶香,氤氤氲氲地飘。这样的景致,花的幽香从枝尖掉下来,落在杯盏中,钓出茶的香味来。

花香能钓出茶香,也能钓出花中的故事来。

相传很久以前在一处深山里住着三姐妹,大姐叫红玉兰,二姐叫白玉兰,小妹叫黄玉兰。一天她们下山游玩,发现村子里冷水秋烟,沉寂一片,三姐妹十分惊异,于是,向村子里的人问讯后得知,原来秦始皇移山填海,杀了龙虾公主,从此,龙王爷就跟张家界结下了恩怨,龙王锁了盐库,不让张家界的人吃盐,人们疾病缠身。三姐妹十分同情他们,于是决定帮大家讨盐。然而这又何等容易?在遭到龙王多次拒绝以后,三姐妹只得从看守盐仓的蟹将军入手,用自己酿制的花香迷倒了蟹将军,趁机将盐仓凿穿,把所有的盐都浸入海水中。村子的人得救了,三姐妹却被龙王变作了花树。后来,人们为了纪念她们,就将那种花树称作“玉兰花”,而她们酿造的花香也变成了她们自己的香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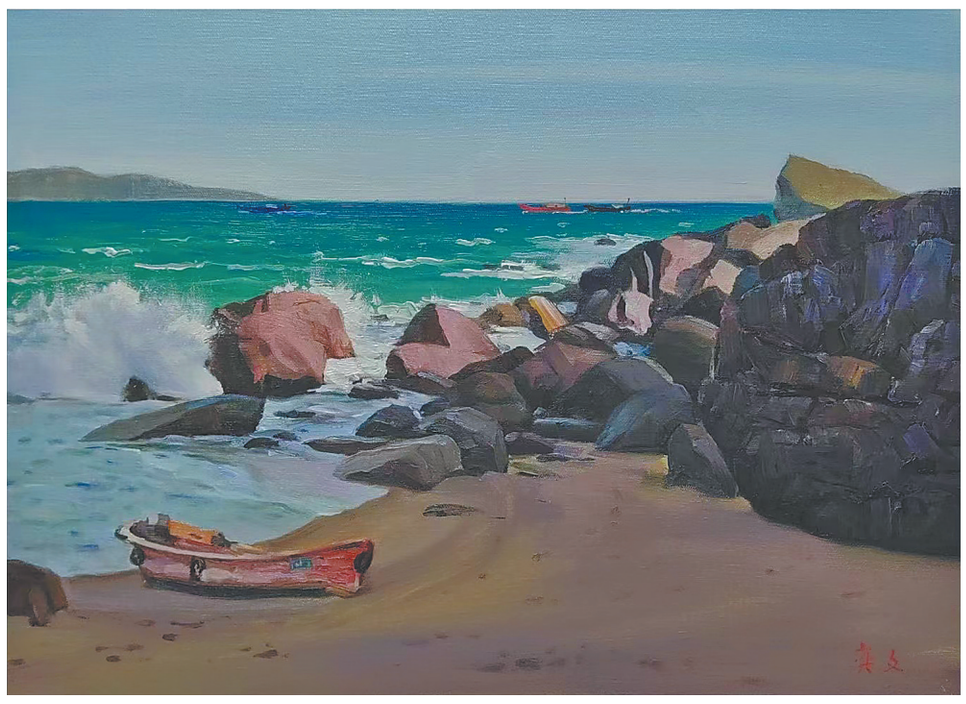
一树花,能有这么温暖的故事,难怪人们叫玉兰花为迎春花、望春。多么娴雅的名字,望春好,一眼就能望到春天的气息,一转身,已是满目绿意,春花灿烂。清人查慎行在《满庭芳·玉兰》中说“阁苑移根巧耐寒,此花端合雪中看。”如此看来,雪中望春、迎春当是多么合时宜。雪中赏玉兰,仿若步出闺阁的少女,清纯中透着融融暖意。

那年漫步江南,觅得玉兰花米粥,就透着一份清纯香气。

主人用大米、小米、江米、莲子煮粥,熬熟后放入玉兰鲜花,食用时加入白砂糖。用小白勺轻轻舀起,就有一股花香泌人肺腑,入口,吸吮便化,加之砂糖的甜味,入喉后满嘴清香甜美。当然,用鲜虾仁、香菇、冬瓜煮汤,待熟透后加入少量玉兰鲜花,配之以料酒、胡椒粉、鸡精等佐料,出锅前用淀粉勾芡,一道味美绝伦的玉兰花三鲜汤就做好了。喝过了这样的鲜汤,再去喝鲜鸡汤,总觉鸡汤少了一味芬芳气。

芬芳气好,芬芳气能钓出人的念想。

立于北国的玉兰树下,念想江南的一味鲜香。



《金海岸》(油画) 陈奕文 作

岁月如歌

老屋的杨桃树

■ 羊昌茂

今年春节,我回老家和家人一起过年。当我走进老屋,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杨桃树,那棵布满沧桑的老树,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树干上镌刻着岁月消磨的痕迹,树梢再也长不出浓密的枝叶。但仍然听见几只小鸟在树上卖弄着清脆的嗓音。此时,我不由想起杨桃树的许多往事。

童年的记忆中,茂密的杨桃树陪伴着我与老屋,它一个劲地在院子里茁壮成长。由于家里土质好,营养充分,小小的杨桃树长得很快,几年下来枝繁叶茂,茂密的枝叶铺盖了院子里的大半个角落。听父亲说,杨桃树是我出生那年种的,如今已陪伴我成长了五十多年。

每逢收割季节,院子里需要晒谷子,父亲就叫我把杨桃树的树枝剪掉,但每次修剪我都十分不舍。父亲就安慰我,修剪过后杨桃树会长得更加旺盛,它会努力伸展枝丫,吸收更多的阳光和水分。确实过了不久,杨桃树很快壮了起来。待到长到更壮时,我已到别的村上学去了,每天放学回来都会瞧一瞧,看看树上是否开花结果了。有时天气炎热,我们都会坐在树下那个小石凳上乘凉。

岁月流转,杨桃树开始开花了,粉红的花一簇簇地挤在一起,好看极了。春天里的微风轻轻吹拂,院子里充盈着花香。可爱的小蜜蜂在花蕊上采花,小鸟、蝴蝶也在树上飞舞。树下落满了花朵,飘洒一地。阳光投下树的影子,偶尔一阵清风吹过,花朵纷飞,树影摇曳,坐在小凳上望着地上的花瓣,像是落下的花雨,还来不及感受到那股花香,便随风吹去。花掉了,树上也开始结果了,小小、青青的果子形成五个菱边。盼着,盼着,盼望树枝挂满果子,尽快让我尝到甜甜的果味。

几个月后杨桃果熟了,金黄色的果子挂满了树枝。我摘下胖胖的果子,削去菱边,沾上辣椒、食盐,咬上一口,脆脆鲜甜,这是炎热的南方不可多得的水果。有时果子多了,我会摘下来分给邻居品尝,他们尝过了也赞不绝口。

老屋里的杨桃树,给予我的不仅是快乐与甜美,还陪伴我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。假日里我带着伙伴到家里玩耍,见树上的杨桃果熟了,我们几个就爬上树,看谁摘到最大的杨桃果。大家开心地在树底下吃完了杨桃果,然后尽兴地玩起了游戏。

后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考上了镇上的中学,不久又到外县师范读书,毕业后分到城里工作,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几十年的光阴流逝,儿时的玩伴也少了来往,由于杨桃树长得过于茂盛,枝叶已经把老屋和邻居的瓦房遮盖了不少。父亲只好把部分树枝砍了又砍,只剩下顶上的几枝依然耸立着,院子里的光线也敞亮了许多。

父亲走后,陪伴在老屋的杨桃树也苍老了很多,果子味道也渐渐不如从前。抬头看着老树,斑斑驳驳地留下许多伤痕,看着剩下几根积极向上的树枝和半边光秃秃的树干,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,一种惋惜和遗憾不禁涌上心头。

馨香一瓣

年味

■ 张海燕

年三十,班里的那群孩子们,发来他们制作的美篇,取名“突然很幸福”。那五个字,瞬间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,就像平静的湖面在微风的吹拂下一漾一漾的,也泛起了幸福的涟漪。

肉下进锅里,水宽宽泛泛的,肉块在大黑锅里晃晃悠悠。木柴火燃烧得又旺又匀,“吼吼”着,似乎还有风声。突然间,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,极远的又是极近的,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,像春蚕在咀嚼桑叶,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,像山泉在呜咽,像波涛在澎湃。渐渐地,肉块张开了所有的毛孔,咕咚咕咚地冒着泡,尽情地在葱、姜、蒜和调料包中丰富着自己的灵魂,散发着独特而又迷人的气息。空气里飘散着浓郁的香气。一家煮肉,百家飘香;百家煮肉,全村飘香。静谧的村庄里,那种香味在一排排整齐的红砖青瓦上空缭绕。贴着大红春联的大铁门敞开着,老人在阳光下剥着绿头蒜,小孩忽上忽下地荡着悠悠球,他们都穿得齐齐整整,笑得舒舒心心。

围上围裙,拿起铲子,搅动着锅里的蜂蜜。起初是鹅黄的,泛着密集的泡泡,犹如春天阳光下的朵朵菜花。锅底下火苗扑哗哗地,夹杂着稀疏的噼啪声。铲子挥舞着,团团浅黄蜜浆涌动,飘着丝丝缕缕的花香。花香在空气中弥漫,仿佛让人置身于醉人的花海中。搅着搅着,浅黄变成金黄,那是深秋金丝菊的颜色。最后,将煮好的米倒入锅中,挥动铲子翻搅,金灿灿,透亮亮,软糯糯的甜米饭就出锅了。嫩黄到金黄,是顺其自然的。这只需要一把不停搅动的铲子,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。但是,搅动的是甜蜜的生活,燃烧的却是生活的热情。

小侄女忙乎着给鸡仔们做“自助餐”。胡萝卜切成片,西兰花掰成骨朵,红薯剁成小块,马铃薯切成条。她边做边嘟囔着:“过年了,没点肉可不行”,眼睛却四下瞄着,直嚷嚷着要吃刚炸出锅的肉丸子,拿过去直嘬香,可分明给鸡仔们加到自助餐里了,还一个劲地朝我挤眼睛。她穿着粉底簇花的羽绒服,在厨房里荡来荡去的,犹如阳春三月开在枝头的桃花,花瓣在风中轻盈舞动。炊具、模具,在她的眼里都是玩具。忙乎完了,就奔向后院,给鸡崽们分发自助餐去了。她忽地头一抬,手往上一摞,鸡仔们就扑楞楞飞过去争抢。她又弯一下腰,手往下一摊,鸡仔们又圆滚滚跑过来哄抢。她笑了,笑得鸡崽们呼啦一下飞跑了。

一家人围着火炉子,热热乎乎地说笑着,空气里飘散着烤红薯的香甜味。炉子中间,壶里的水吱吱地响着,冒着丝丝热气。炉子和圆桌是一体的。圆桌是红底的,浮着淡黄色藤蔓花,镶着银边。一盘皮冻,透亮亮的,汁子烫浇得足足的,上面飘着白里透绿的葱丝。皮冻柔软得就像鱼在水里忽闪忽闪的,夹到筷子上还晃来晃去的。

一方灶火,点燃的是美好生活,照亮的是幸福人生。吃的是味,品的是道。这味道,是最绵长、最灿烂、最温馨、最幸福的年味。

诗苑撷芳

年味,那一缕人间烟火气

(外一首)

■ 曾晓华

进入腊月。天冷,下雨,又回暖。

传统的新春佳节,渐渐近了。

村庄里。阳光明媚,和风吹拂,村道整洁,热闹欢腾。

年味,越来越浓。

大年三十。家家户户,忙忙碌碌。除旧迎新,张灯结彩。

贴春联,“利是”。红彤彤的,满满的喜庆吉祥。

祭拜祖先,祝福丰年。

响了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后。全家人开始吃幸福的团圆饭。

升腾起那一缕的人间烟火气,春天就来了……

◎ 迎春花

在冬天,在村庄,在路口。
你在寒意中热情地绽放。
一朵,一朵的小花。金黄色的,美丽极了。
这个季节,因你而温暖和芬芳。
阳光,白云,微风,鸟鸣。
迎春花开,播种希望。
春天就在路上,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……